

核子時代 國際關係的特質

體系 ● 和平 ● 戰爭

蔡政文 著



增訂・第二版

核子時代

國際關係的特質

體系・和平・戰爭

蔡政文著

核子時代國際關係的特質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增訂二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著作者：蔡政文

發行人：

地址：台北市舟山路60巷5號2樓

總經銷 三民書局

印刷者 東陞美術印刷有限公司

定價新臺幣250元

序

自從一九四五年美國在日本廣島與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後，人類便走入核子時代。在核子時代中，不但核子武器日新月異，而且科學技術也有突破性的發展，這種科技突變對於國際關係與國際體系有極深刻的影響。人類生存在毀滅邊緣的特性，使一切國家間互動關係產生與過去不同的現象，有關此現象的研討不勝枚舉。但我們之所以選擇此現象為分析的主題，乃是因為國際關係經過卅年不算短的過程，似乎應該以不同的方法予以有系統的綜合歸納，一方面我們可以對前人所提出來的看法加以檢討、驗證，他方面我們可以根據最近的史實與資料，歸納出一些命題來補充前人的缺漏。而本研究的最大動機乃在於概念的建構，希望透過我們所歸納出來的概念，能有助於讀者對於國際事務的分析，尤其是在描述、解釋與預測方面能有所助益。事實上，國際關係詭譎多變，如果缺少一可供作業的分析工具，將使我們在面對大眾傳播所提供的無數甚致矛盾的消息無所適從，另外，還有一個實際需要的理由，那就是國內雖然有無數才高學博的國際關係專家，除了以前筆者的師長輩以外，却都吝於提出他們分析國際政治的完整分析架構，縱有之或因係譯本，讀者不易抓住要點；或因年代過久，缺少最新史料而無法滿足讀者需要。基於上述各種原因，筆者雖然才疏學淺，却斗膽作一嘗試，希望拋磚引玉，能夠引出前輩、同仁更為有效的分析工具，則不但筆者幸甚讀者也幸甚。

國際關係包羅萬象，如不界定研究範圍，研究結果必然缺乏科學價值，故本文將僅就國際體系、和平與戰爭的特質加以歸納與分析。而國際體系的概念也就成為主要的分析工具。當然政治學，或更廣泛

的說，社會科學「原因—解釋」的方法爲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至於歷史社會學也是本文所採用的分析工具。

本文所使用的資料包括中、英、法文書籍、期刊與文件。其中所有法文資料、書籍與期刊及大部分英文資料皆係筆者自己所購置，因此方便研究不少。另外台大法研圖書館存有許多關於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文件、書籍與期刊，對於完成本研究工作有無限助益。

筆者才疏學淺，文筆與學識皆仍待努力改善，倘有缺疏不暢之處，尚祈讀者隨時指正，容於日後再版時，再予補正。

蒙師長友朋及學生之鼓勵與協助，使本研究得以順利完成，謹在此致最大謝意。而一些最新資料與書籍之購得，乃蒙留比學生楊奕商先生與留美內兄邊強生先生的協助，亦謹在此致謝忱。內人芸莉在百忙中多方鼓勵督促，並協助謄稿，尤應表示感銘。

蔡 政 文

民國六六年四月十五日

台 大 舟 山 小 築

緒言

毫無疑問的，近三十年來，由於科技的高度發展，交通電訊及核子武器的發明與不斷創新，使我們所處時代迥異於過去，新兵器體系使人類面臨完全毀滅的時代——核子時代（*l'âge nucléaire*）。核子時代中的國際體系（*le système international*）及國際關係與昔日不同；十九世紀初至廿世紀初，國際體系是地區性的，如歐洲體系，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體系等。而如以狹義的觀點來看，十九世紀的國際體系，只是以歐洲體系為主；同時，當時的國際體系如觀察主要的行為者，是屬於多極體系（*le système multipolaire*）或均勢體系（*balance of power system*）；十九世紀的思想體系則屬於同元體系（*le système homogène*），當時的思想潮流屬維持現狀的保守思想，主權至上原則為大家所遵守；而戰爭的目的並不在於殲滅敵方，排除它在國際體系中主要行為者的地位（*l'acteur principal*），相反的，是在使敵方受挫後，仍讓它在國際體系中扮演均衡的角色。另外，當時戰爭可以理性的計算，人們可以在估計合算時，策動戰爭以實踐自己的政治目標，而和平與戰爭的分野很清楚。至於小國，在十九世紀根本無發言權，更不用說個人或團體的地位了。這些特徵在核子時代已不復存在。

事實上，今天我們所生存的國際體系是一種表面上看似穩定，而其實至為不穩定的國際體系。它具有全球體系、鬆性兩極體系、異元體系與革命體系的特性，而在這種體系內的國際關係也就呈現詭譎多變的複雜型態。首先就行為者來說，除了國家以外，國際組織如雨後

2 核子時代國際關係的特質

春筍紛紛成立，較之二次大戰前更為繁多^①。而國際壓力團體（*les groups de pression internationaux*）干預國際決策的現象日趨重要；國際民間組織（如國際商會、國際勞工運動組織等）、多國籍企業（*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國際恐怖團體等非國家行為者（*non state actors*）的行動，使人們不能忽略它們在國際政治中扮演的角色^②，尤其多國籍企業直接干預各國內政的情形，及恐怖團體的暴力行為，都成為聯合國召開專門會議研討的對象。其次，就互動關係來說，在可能遭遇世界末日的威脅下，核子國家彼此之間、核子國家與非核子國家之間以及非核子國家彼此之間的關係就有顯著的不同。這種分度關係的本身就非二次大戰前所存在，尤其弱國地位的大幅提高——甚至扮演穩定兩極體系的角色，更是史無前例。最後，就和平與戰爭的特性來看，由於兩極異元體系下所呈現的核子僵局與恐怖平衡，使核子時代的和平變成「戰鬥型的和平」（*la paix belliqueuse*）^③，而戰爭則具有「變色蜥蜴」的性質。核子戰爭雖然在核子嚇阻戰略成功的狀況下，爆發的可能性日趨減少，但也並非完全不可能。這種戰爭完全是一種不理性的戰爭，縱然其爆發而未毀滅世界，勝利者也得不償失；這與一九四五年以前的戰爭完全不同。核子戰爭雖然是大家所要避免的，但並不是說自從進入核子時代就沒有戰爭的存在。事實上，以游擊、顛覆、政治與心理戰術為主的民族解放戰爭與革命戰爭，以及像十八、十九世紀的古典傳統戰爭，戰後仍綿延不斷。同時，以非暴力方法為手段的經濟競賽，雖然不是流血的戰爭，但其劇烈程度不亞於肉搏戰，而其推行政策的效果也不亞於戰爭的效能。諸如這些現象，都值得我們注意與探討。

為便於瞭解、解釋核子時代國際關係的演變，及有利於推測世局

的動向，有系統的綜合歸納二次大戰後國際體系的特性以及國際關係的特質，乃是一有意義的研究工作。但國際關係的特質可以由各種角度去觀察而有不同的觀點，為使我們的分析不致淪落廣泛籠統，選擇一主要範疇深入探討，乃是不可或缺的程序，換句話說，界定研究範圍是任何科學研究的必經程序。所以在分析、歸納核子時代的國際關係時，我們將研討和平與戰爭的層面，因為它構成國際關係的基本現象之一，而此現象在核子時代更具獨特意義。雖然過去許多文化曾因無法限制戰爭而毀滅，但是今天不再只是文化遭受到超巨型戰爭的威脅，甚至人類的生存也面臨威脅，防止毀滅性戰爭的爆發以及維護國家利益，都變成所有行為者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因此，在這種背景下，分析核子時代的和平特性與戰爭性質，將有助於我們對國際關係的瞭解。

本文第一章將研討核子時代國際體系的特性。原則上，我們認為二次大戰後國際體系變成全球體系，任何地區所發生的事故，都會引起世界性的反應，而全球各政治單位也都納入國際體系中，無一孤立存在；其次是鬆性兩極體系，也就是說，國際體系中，由美、蘇兩超強各自領導一個集團相對抗，同時又允許不結盟國家與國際組織的存在；同時也是異元體系，國際體系內政治單位所信仰的思想，價值及建國原則，呈現不同的現象；最後是革命體系，這是指國際體系內因社會、種族、經濟等因素而形成一股激進的力量，擬改變既存的秩序而動盪不安。在分析這些特質時，本文擬簡單扼要說明其形成原因及對國際關係的影響，而這些特質將成為我們研究和平與戰爭的分析工具。

第二章擬探討核子時代和平的特徵。我們認為核子時代的和平，首先乃是一種「恐怖和平」，即在國際體系內，美蘇兩超強所擁有的

4 核子時代國際關係的特質

核子武器，不但足以摧毀對方，而且也足以毀滅全人類的情況下，所呈現的和平；其次是一種「僵持和平」，這不但是兩極軍備上呈現僵持，而且也是思想異元與戰況僵持的和平；核子時代的和平更是「共存和平」，此乃指美蘇領導的兩大集團，雖因思想與社會制度的不同而對抗，但凜於核子武器的毀滅力，不敢輕啓戰端同歸於盡，因而雙方在不放棄自己的帝國藍圖下，和平共存，避免直接衝突；最後，亦屬「談判和平」，也就是說，在兩極異元體系與革命體系下，全球各地的衝突，由於交戰雙方為避免升高或擴大為大戰，採取消耗戰略的結果，須經由談判的過程重建和平。在分析和平的特質中，我們將深入研討它們的實際內涵及它們對外交行為的影響。

第三章所要探討的課題則是核子時代的戰爭。我們首先要分析的問題是檢討克勞塞維茲（Karl von Clausewitz）所指出的「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只是使用其他方法而已」或「戰爭是推行政策的工具」在核子時代中，是否仍然有效？假如有效，那麼政治到底是「人格化國家的智慧」還是「人格化人民的智慧」？其次，則說明核子時代戰爭的形態；基於實際現象觀察，我們發現核子戰爭、民族解放戰爭與革命戰爭，及傳統戰爭乃是主要的戰爭形態，這些理想形態構成我們深入研究的對象。再者，分析核子時代美國戰略思想的變遷；由於核子武器的發明及傳統的影響，使美國戰略思想在二次大戰後初期，停滯於「全面戰爭與全面和平」的軍事戰略思想；及至介入越戰後，美國戰略思想乃朝向較傳統的戰略外交思想。至於蘇聯，則與美國相當接近，戰略思想的演變與美國呈平行狀態，只是加上許多馬列教條的色彩而已。此項探討將有助於瞭解美國戰略外交思想與行為。最後，非暴力方法中的經濟競賽將被視為「準戰爭型態」，因為各政治單位充分運用經濟手段以推行政策。不但敵對集團與國家間常使用經濟手段

以換取對方在政治社會方面的承諾，並做為爭取對第三世界影響力的手段，而且即使在同一集團內，為加強內部團結或一個盟國為爭取較獨立的外交行為，亦以經濟方法為手段；至於「第三世界」國家為獲得較公平的經濟分配，更結成「七十七集團」，企圖向歐美先進國家爭取經濟貿易結構的改變，形成所謂「南北對抗」的局勢。而資源輸出國家組織紛紛成立，以卡特爾形式擅自決定資源價格，更影響世界經濟景氣，尤其石油輸出國家組織以禁油、議價為武器，更使各國談油色變。甚至於私人團體的多國籍企業，亦藉其龐大的資本與技專結構，干預各國內政，這些都是我們所應密切注意的課題，本文將嘗試作有系統的分析。

透過上述研究，我們深信，讀者將能大略瞭解核子時代國際關係的特質，並能藉以解釋過去、現在以及將來所發生的個體事例。由於筆者所受教育及篇幅關係，所以不敢主張本文是完全客觀的研究，但將盡量減少其偏差，並盡力矯正主觀的看法，如有缺漏之處，尚請不吝指正，筆者將不勝感禱。

《註》①根據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ed. 14, 1974, 國際民間組織在 1945 年時共有 560 個，至 1972 年增為 2470 個；另請參 D. G. H. J., "Développement de la structure internationale", Bulletin NGO-ONG, (No. 6-7, 1952) p. 249。

②國際壓力團體理論係研究非國家行為者 (non state actor) 行動現象的方法之一，有關此理論請參閱 Jean Meynaud, Groupes de Pression internationaux.

6 核子時代國際關係的特質

(Lausanne : auteur, 1962) 。

- ③有人認為是「武裝的和平」(armed peace)，但個人認為「武裝的和平」雖然也能指出核子時代和平的特性，但其偏向於說明靜態的層面，而戰鬥型的和平則較能指出和平的動態層面。

目 次

序	
緒 言	1
第一章 核子時代國際體系的特質	1
第一節 全球體系	3
第二節 鬆性兩極體系	9
第三節 異元體系	14
第四節 革命體系	25
第二章 核子時代和平的特徵	33
第一節 恐怖和平	35
第二節 僵持和平	43
第三節 共存和平	55
第四節 談判和平	74
第三章 核子時代的戰爭	89
第一節 戰爭是否仍爲推行政策的工具	97
第二節 核子時代的戰爭形態	121
第三節 美國戰略思想的變遷	148
第四節 經濟競賽——非暴力形態的戰爭	207
結 論	269
參考書目	285

《附表目次》

表一 核子邊緣國家.....	36
表二 世界前十位國家國防經費比較表.....	38
表三 美蘇洲際飛彈、潛艇飛彈與長途轟炸機數量比較表 (1962 ~ 1977)	45
表四 一九七六年美蘇海軍軍力比較表.....	49
表五 蘇聯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及與可兌換外匯國家之貿 易平衡結帳表.....	213
表六 COMECON 國家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外貿表.....	213
表七 美國參與越戰軍費、軍援南越及蘇聯軍援北越經費 比較表.....	216
表八 富國與窮國間的差距.....	219
表九 先進國家援外款項比較表.....	221
表十 工業國家給予開發中國家的財援.....	224
表十一 88 開發中國家債務成長表.....	235
表十二 東歐國家生活程度比較表(1972 - 1973)	241
表十三 西方國家的生產量.....	245
表十四 世界出口總值與分配表.....	246
表十五 國際準備金總值與分配表.....	246
表十六 美國出口總值與美國海外直接投資總值比較表.....	249
表十七 美國海外直接投資地理分配表.....	250

第一章 核子時代國際體系的特質

國際體系理論雖是由毛頓·凱卜蘭 (Morton A. Kaplan) 提出完整的模式^①，但是，我們所採用的國際體系定義，却是根據雷蒙·亞隆 (Raymond Aron) 所著「國家間之戰爭與和平」(Paix et guerre entre les nations) 中所下的定義^②：所謂國際體系乃是「一些政治單位所構成的總體，它們彼此間維繫著規則性的關係，且可能牽連於一全面戰爭」。這個定義的好處有下列幾點：

(1) 符合目前國際社會的特質——缺少一「壟斷合法暴力的行為者」^③，換言之，缺少一世界政府維持世界秩序。因此，各政治行為者有訴諸武力以推行自己的政策，完成自己目標的權利。就由於國際體系中解決爭端的方法係以暴力強制的方法為最後手段，所以在核子時代中，各政治行為者極易被牽入一全面戰爭。

(2) 指出國際關係中「寡頭政治」的形態。事實上，國際體系的結構總是由幾個主要行為者決定其形態，一旦主要行為者發生變化，就足以影響國際體系的形態。

(3) 方便分析國際政治行為者互動關係的層次。它准許我們分析國際關係時，將國際政治體系置於國際環境 (l'environnement international) 中探討，國際體系的環境包括軍事技術、思想、地理位置等等。

根據上述觀念，核子時代國際體系的特性從地理範圍看，係全球體系；從權力分配型態看，係鬆性兩極體系；從思想性質看，係異元體系；從社會秩序看，係革命體系^④。

- 《註》 ① Morton A.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nd printing, (New York :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1967)。
- ② Raymond Aron, Paix et guerre entre les nations, ed. 6° (Paris : Calmann-Lévy, 1966) p. 103.
- ③ Raymon Aron. " Qu'est-ce qu'une théori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 " Etudes Politiques (Paris : Editions Gallimard, 1972), p. 363.
- ④ Raymond Aron, Paix et guerre les nations, pp. 104 ~ 113 ; République impériale (Paris : Calmann-Lévy, 1973) , pp. 35 - 36 ; Henry A. Kissinger, 紐先鍾譯：核子兵器與外交政策，台北，正中書局，民國62年，頁2 - 4。

第一節 全球體系

所謂「全球體系」(le système planétaire)，乃指二次大戰後，國際政治事務涉及全球，世界任何地區所發生的事故皆足以引起各政治單位的反應，換言之，世界各政治單位皆納入整個國際體系中，不可能有任何國家得獨自生存於國際體系之外。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於「核子兵器與外交政策」一書中曾指出「…在近代化的技術發展和思想交流下，已再無任何孤立地區存在。任何外交性或軍事性的行動，都會立即引起世界性的廣泛後果」①。

事實上，在核子時代的全球體系下，任何一地發生問題均與兩超級強國——美國與蘇聯——密切關連，它們幾乎干預全球一切事務。不但從非洲到北極所發生的事故對它們均不陌生，甚至蘇聯所沉沒的一艘潛艇，美國也要花巨額經費製造打撈船從事打撈，而美國海軍所遺失的一枚核彈也是蘇聯所關心的對象。除此之外，美蘇兩強都直接或間接與世界各國建立關係，給予盟國或友邦經軍援助，一旦這些國家發生變動，也就自然而然與它們有切身關係。

全球體系不但使世界各政治單位維持休戚與共的依賴關係，而且也加強個人間或國際間的密切關連。其實，今天幾乎人類一切活動部門都有超越國界的國際民間組織(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在不分種族、國籍的條件下致力於發展國際民間關係(transnational relations)，有些甚至干預各國政府或國際政府間組織(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決策②。

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體系之所以會變成全球體系，原因不外下列數端：科技進步、地理因素、歷史因素以及巨型政治單位的出現。

4 核子時代國際關係的特質

(1)科技進步：戰後科技高度發展，係全球體系形成的第一因素。現代交通運輸與電訊工具之發明與創新，使原是「無止境的世界」(le monde infini)變成「有止境的世界」(le monde fini)

③。國家間距離的縮短，增進彼此的相互依存關係，而大眾傳播工具迅速有效的傳播世界各地所發生的事故，更加強人類對共同命運的休戚感。核熱武器雖然不是全球體系形成的直接原因，但它影響戰爭的性質，也就間接影響外交形態。同時核熱武器的毀滅性，威脅全人類的生存，更引起人類全體的關心。因此，科技進步與全球體系之形成有密切關係。

(2)地理因素：衆所週知，蘇聯自帝俄時代即一再向西方與東方擴展，期能獲得出海港口，彼得大帝的此項目標並未落空，終於使蘇聯領土一邊面向西歐，另一邊面向太平洋。而美國地理位置則一面臨大西洋，另一面臨太平洋。以地緣政治的觀點來看，只要這兩國執國際政治之牛耳，他們的擴展無論有形或無形，必然達到世界每一角落，也因此就自然而然的將整個地球納入國際體系之內。

(3)歷史因素：二次大戰期間，德日兩軸心國擬銜接東西兩大帝國，迫使美英不得不兩面作戰，特別是美國，一面在西線的歐洲大陸與納粹德國作戰，他方面又同時在東線的亞洲與日本週旋；而蘇聯隨後亦在歐陸東線與納粹作戰，而在亞洲又趁機對日宣戰。德日兩國的崩潰，自然使美國的勢力到達蘇聯帝國的邊緣地帶，而使全球形成一個國際體系。

(4)巨型政治單位的出現：歷史經驗證明，外交舞台的大小一般決定於行為者的大小(dimension)，而一國權力弧度的延伸全賴其國力之強弱而定。在科技停滯不變時代，政治單位的本質與軍事力量，就足以決定外交舞台的範圍。因此在希臘城邦時代，限於國力，其